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〇冊目次

石民四十集九十八卷(二)

〔明〕茅元儀撰
明崇禎刻本

一

石民渝水集六卷

〔明〕茅元儀撰
明崇禎刻本

八七

石民又峴集五卷

〔明〕茅元儀撰
明崇禎刻本

一四一

石民橫塘集十卷

〔明〕茅元儀撰
明崇禎刻本

一八九

石民賞心集八卷

〔明〕茅元儀撰
明崇禎刻本

二八三

掌記六卷

〔明〕茅元儀撰
明崇禎刻本

三五九

雪屋集八卷

〔明〕孫永祚撰
明崇禎五年古嘯堂刻本

三九九

雪屋二集五卷

〔明〕孫永祚撰
清順治十七年古嘯堂刻本

四八三

瀑音四卷附碧濤芨遜存一卷

〔清〕苗蕃撰
清康熙刻本

五五三

石民四十集九十八卷(二)

〔明〕茅元儀撰

明崇禎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八十九

與梅惠連書

庚申

與韓公子書

庚申

與吳栗仲書

壬戌

寄劉晉仲書

壬戌

報蔣中玄陽武書

壬戌

與王容卿將軍書

庚申

石民四十集

卷八十九

文部

書

三十二

與梅惠連書

庚申

先君子附尊甫先公金蘭之譜聲契最相合尊
功報

中原必有故宜遊不得志中年備水河上猶日

右民四十集

卷之八十九

文部

募百金之士以濟緩急不意遂從尊先公遊不
然自丁未至今凡一紀矣所聚壯士嘗膳之于
河上散曹可勝靡官不可膳至于今當不下若干
亦隱然中原干城也嗟乎已矣弟讀禮時故
鄉遭大水民鳥獸聚恐其卽爲亂散家儲萬石
以賑之以此風諸巨室是時李少司徒方分藩
敝郡卽以弟十五小秀才勵諸大老著姓得粟
若干金若干而又以嚴法按盜是年民無粒食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九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竟不諱十年以來海內晏然第得盡讀先人之書勉事詩賦古文詞雖未能卓然成家亦自謂有所窺欲卽入山閉戶了明史一事以上報天子之世恩而私念舉子業先王父爲一世標幟今數年以來邪說橫行詭辭惑衆懼吾道之終滅故退勉爲此圖博一第得徵信四方卽吾道之是守先世之學卽退而耕諸野耳齶齶館閣不足困人况區區牛馬走耶不謂兩年來羽石氏四十集卷之八十九文部

以長驅制中原而竟以百戰僅得鼎足郝昭名不聞于當時守一孤城武侯百計攻之竟不能下平生心書八陣圖說亦竟無一字可用天下人未可測量如此區區胡馬便謂必不可與爭鋒雲梯鈞鎗夾以勁矢便以爲必無可守之城何其闇而懦也心竊悲之思一得當可以必得志而縣官資格方嚴吾輩兩年内斷無出頭地兩年後事又斷不可知且文法拘密用其人用石氏四十集卷之九十八文部

書旁午土崩之事在于睫下嗟嗟惠連我與足下世荷國寵使非肝腦塗地率九族爲天下先便無以見先人于地下此豈悠悠靜養課文講業時耶奴僕一狡夷耳觀其用兵制勝剽悍則有之若其疎漏可乘不可枚舉大約遠遜于金元之勑業者况孟德一流人耶孟德下江南目中有狐無使君不謂南陽一耕者談笑而殲之平生兵家接要竟無一字可用人便料武侯足

辱于腥羶亦不可泯死于亂軍之下并不可
以沒淵自縊區區小節了當國恩兄苟有意弟
執鞭以從矣弟家久破尚有水田二十頃亦必
不敢遺之子孫李司徒應知我心耳秉燭作書
心摧背裂

與韓公子書

庚申

側聞道兄足下義甚高當承平之日卽散金結
容求賢豪于博徒賣漿之間此等才識皆在耆

石民四十集

卷之八十九

文部

舊名臣之上不肖于戊申己酉間卽慨然有扶
衰起危之思天下方以爲狂竊聞足下而私自
喜也繼之尊府君建節巨鎮抑志禮賢精心講
武天下望風而息奮者非一人又聞足下與諸
將吏相結納使尊府君得士死心古之名將如
南宋韓岳其子出入行伍以之摧鋒取勝然介
胄之家猶易求耳唯范文正經略西夏以文帥
主兵事而其子亦出入將吏之間結士戮力爲

史聞之不再于今而得足下矣足下勉之哉尊
府君履至危之地值至難之時非西夏可比也
願爲足下竟其說管西夏之事文正實得主之
故練兵揀將擇形勝招熟羌卽可以抗禦今之
禦奴酋者非尊府君之責也一旦師潰則三輔
皆受其禍不使之禦寇而使之持戶不使之持
戶而使之操堂廈之鑰盜入中庭干戈漂血而
欲以中堂之綺牖爲備禦之障擋必不能也且
虜入關必趨京城趨京城則三輔應爲勤王之
晉近而不先赴非義也孤軍獨入如羊突狼非
智也此一難也大虜薄京城必分兵四抄知真
定之易乘則以偏師據之知真定一有備則銳
師挫之未及外援而先圖自此二難也幸而
自固而京城已不可救矣此鎮之兵以爲京城
之聲援則猶可孤軍稱重鎮則不足河北諸州
乃虜人入寇之故道必先以大兵壓之庶其兵

力可以抗之否此三難也三者俱未計卽如遼陽報危朝議必守廣寧廣寧苟破朝議必守山海則徵發之兵必晉于真定真定不應之乎則玩上也應之乎則真定一空城耳不待攻而自潰矣此四難也有此四難而使尊府君當之竊爲足下危也雖然生而不辰當此末季播遷之禍欲諱不能晉文以迎王而伯天下袁紹以遠駕而失人心地近則易爲乘權重則易爲致養石民四十集

卷之八十九

六

文部

百金之士培忠義之氣救國家之一綫捍中原之萬姓未有便于此地者也未知尊府君計將安出耳答丙午丁未間南中有李王之事人心洶洶疑有不測先君子時爲都水使者無軍國之責亦以世荷國恩竊圖殺身之報簡士閱器以備非常幸而天下無事不幸而先君子卽見稟儀有槩于中緝先憲副之遺書收天下之祕錄輯爲武備志一書以爲兵家大觀計十五年

矣其書已成付之梓人而力絀未能顧觀其序則知其槩矣敢附足下乙覽足下有心男子能無啓予雜刻數種并附一槩交神有日握手無期聊託素書不勝懇切

與吳栗仲書

壬戌

嗟乎當今海內奇男子孰有出栗仲之右者哉祖宗養士三百年必有以報者報當視其所受所受之深莫歟胄若也然其祖考已効七尺於石民四十集

卷之八十九

七

文部

國家今之簪纓拖玉者乃食報者也且天所貴在人所重今人所重者非微侯也則受德者無如薦紳薦紳之中人所豔羨無如言路則受德淡者又無如言路捨生報國之士不生于言路之家非天道也今乃有栗仲豈非高皇帝之靈哉元儀雖不肖亦言路之子也其力不能如栗仲萬一其才識學不如栗仲萬一志則一也昨年以不識面妄男子受知于尊甫謂非此二

三人者不足以犁庭掃穴滅思之而不得其故
尊甫衡鑒妙天下何遂悞于渺書生當必栗仲
憐其志哀其同心而矜其無仰報國家之路也
使朝廷之上早聽尊甫之言何致千里之疆委
之庸妄人哉弟雖不肖亦必能死守廣寧卽王
撫在事亦必能使之不逃今言之似爲事後息
之實痛心脾今誠意勿矣賓朋用矣死者不可
復生用者未當前驅弟自去冬入山已無意當
石民四十集 卷之八十九 文部

戎練新兵六千人今使者持部劄督郡邑郡邑
一日三使坐守蓬戶然其辭之也更力何也此
非大丈夫捨身報國之地也弟之苦心不敢忘
尊甫一言之知亦可見亮于鬼神矣栗仲養壯
士結奇客必有一當弟仰觀天文天下事正無
涯略栗仲之愛我者深吾之望栗仲者遠丈夫
七尺終當爲國死耳天不生我則天負國我不
自量則我負天弟尚不敢忘此二語况栗仲乎
石民四十集 卷之八十九 文部

勉之矣丈夫讀書曾恨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幸
一身兼之不取金印如斗徒使鄧禹笑人千古
之上非夫也千里書郵敢諛敢佞乎哉

寄劉晉仲書

壬戌

一別數年能無懷想今西南半壁安危在尊公
之手而我晉仲方內參帷幄外攬英賢不肖弟
耑使相聘其辭之也亦甚力何也無可笑事之
者不可以書傳淺者又晉仲之所不苟也今大
人也南樞立新營求大將過而及弟使以副總

兄之西眷眷不能已於懷則姑言其大者今獻策紛紛不出三語三語之利天下所知三語之害在明者之一察而已一曰宿將不可恃今所謂宿將皆就其名位之已貴戰陣之已經而言也非真有頗牧儀弼之宿望也然則其虛聲既不足以恫敵而要之實際則各安於平箇之所在而於事機之倏忽萬變進退之縱橫萬狀動無鼓舞之各盡其妙皆未諳也今舉其力請於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九文部

便而於事機之倏忽萬變進退之縱橫萬狀動無鼓舞之各盡其妙皆未諳也今舉其力請於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九文部

富人子皆願交歡於其僕雖有過溢亦所甘心可以喻大譬如公卿之家方豪於其里閈里之富人子皆願交歡於其僕雖有過溢亦所甘心可以喻大譬如公卿之家方豪於其里閈里之

一朝失勢望其昔日之同結不可得也今國家之勢方在鼎盛但以多事之秋卽公卿失職上官不敬萃豪相攻之時也所以制馭富人之道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九文部

在於家督而已願晉仲一存此言嗟嗟晉仲子在父軍名實允孚者古今不乏而欲以長裾寬袖收上下之力者范忠宣一人而已願爲足下勉他不一一

報薛中玄陽武書壬戌

第此歸已辦隱心天崩山裂致仁兄謬推及弟第之騎射矯捷遠不如兄剛敏機決遠不如兄况賓明淡心大力佐之于外雲公早智密機佐可鑒今日之制辦皆以爲敵資此在智者必有

火之用盡於本朝而西南夷之所乏絕天之祚必有深尤願晉仲一存此言一曰火器不可恃中國而制四夷也火器之用第輯之至十六卷雖有智者不能踰其外然第獨以火器之不可恃者以其要在於練用火之士也用火之士不習於素不愛其上不仇於敵則東事往轍昭昭

之於內犁掃之事如反掌耳又何必弟耶伏承
遠訊弟所自待之地弟雖累擯于有司然玉堂
三尺地非弟分外事今以覆巢之下無完卵故
決機矢命圖全天下而後自全在國家則爲不
莫之仇在身則爲擇死所又何問官耶但弟之
官可以不問而兄之事權不可不商潰兵潰民
招之大是良策但今非其時矣王鑑心兄練兵
一疏聖人復起無以加矣今欲募二萬以守關
石氏四十集 卷之八十九 文部

第度素所知可有三萬人三萬人皆有金之士
卽奴之強卒必不能過之況如弟所籌盔甲器
械十倍于奴乎不憂其事之不濟也卽廟堂之
上恐用兵太多以弟實計之三萬亦足矣此李
藥師之所將也但此中募兵皆二十金今其人
勝彼百倍損之不可游肩生費過縣官垂五十
萬而僅得疲兵一萬二千人核其實在伍者不
過八千人今我輩以六十萬金而得三萬死士
石氏四十集 卷之八十九 文部

此志士所不爲也但爲其急者以支持數月可
耳直搗奴穴此非難事兄當出募七萬之衆分
二萬以舟師從登萊取其南四衛而以五萬佐
京師所訓募如此而全遼不復弟甘三族之誅
今出而駐節其地必宜在鳳陽鳳陽者祖陵所
在其民甚悍齊魯中州之士赴之皆近而又近
江淮可以造舟募水師又爲畱都一障足以制
吳楚齊魯不軌之徒此第一着也兄急宜爲之
不可則弟至事急之日自成一師捐此身以報

累朝天子耳若處非其宜似人之求官者則第
宜誦楊素之語以答之矣遠承惠信感荷刺髓
但不堪驅策有負盛懷耳

與王客卿將軍書

庚申

前家兄來有一書奉寄應已得達今天下事如
此足下卽欲退不可退矣以其不可退不如擇
一進進者何卽死法也人苟不立向死中必不

得生地天下之殺人者多矣水火盜賊寒暑饑

石民四十集

卷之八十九

文部

病殺人無算而人徒喪一立義之死可笑也但

旣死矣則我何事不可爲旣死矣何事復可念

卽白晉之老母已不可念况妻子乎妻子不可

念何所需錢財乎不貪錢財何必爲美官不必

爲美官何必奉上官不貪錢財則必得士心不

奉上官則得獨行其志以必死之心踏敢死之

事空空洞洞死亦瞑目光光矇矇動必有效立

不世之功名卽在此矣已知身不可保猶戀一

官已知身不可保猶惜錢財僥倖于萬一俛督
于人下一日有事隕命其中知足下之死者唯
妻兒耳豈不大可憐耶打淨心腸捐屏閒事專
心一志養成死士數百明日張膽自請獨當一
面勝亦使人知敗亦使人識不負我門牆耳老
母妻子其在我矣努力努力

石民四十集

卷之八十九

文部

文部

石民四十集卷之目錄

卷第九十

石民四十集卷之九十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報樊山王書一

庚申

書三十三

寄樊山王益嘗書二

庚申

報樊山王書一

庚申

與王鑑心都尉書一

丁巳

張憲使來拜手書常君至復辱諱誨殿下何愛

與王鑑心都尉書二

辛酉

之淡而念之切耶然愛者必愛其言念者必念

與劉冲和誠意伯書

己未

其行敢不竭其言而列其行今海內土崩之禍

與王坦山吏部書

壬戌

在于旦夕觀其情勢似東海之極水至而返夏

石民四十集

卷九十一

文部

寄顏雲漢太守書

壬戌

熬之下化而爲寒雖有至人無可奈何然

宗炳業正立法純惠下厚無負于代天之義

天之不仁應不至此甚也然紀綱澌滅已盡如已

破之釜不可復補人心潰亂已極如已枯之骨

不可復肉非有煮石補天之手則不能補釜非

有茅山中山之藥則不能肉骨此二者非坐而

致之必竭其智潛其神積其歲月而後可得則

其人何易求也其名甚正而其力易施則無如

卷第九十目錄

終

宗藩漢唐宋皆有名宗臣獨于今而缺然豈倍
麗之後有讓于後三代乎以非其時耳今其時
矣豪杰之興應不乏人但恐天下有共主而人
懷覬心未能以純白之衷對天下則人心不孚
事必無立徒自禍賊以應讖緯耳今君王欲拜
疏言天下之弊盛舉也然其言終不足以收咫
尺之用不如卑其智晦其神需其時月以爲擗
外匡內如唐之臯宋之鼎也然古今興勢唐之
石民四十集 卷之九十一 文部

難則景泰間王太宰以元老當國人未嘗以不
忠責之正德中環江右之撫使者人未嘗以觀
望相疑也但千古之下不聞有少保謙新建伯
守仁耳則同姓如殿下不待愚言畢矣若元儀
者三世八十年受國寵眷以文學經濟名其家
常見草昧名臣之碑版曰祖某任某朝爲某官
父某任某朝爲某官心竊羞之雖有伊呂之望
王佐之名不願爲也况國運傾圯大丈夫當乘
石民四十集 卷之九十一 文部

時建立扶王綱縱殉身畢命子孫猶有顏于
人世苟束身退避俟時清之日從容挾策譚詩
書論禮樂人人如此國何賴焉卽位至三公僕
實無顏先王父爛于兵事小用之于苗而寃百
年之安爲他人用之于故鄉而胡羹懋收蕩平
之蹟先君子仕于太平之日且十九家居未嘗
與軍旅之命然過庭之訓夙夜不忘每度天下
不出十年必有大故見棄藐諸孤于河干時爲

老吏猶捐家貲集豐沛拳勇之士以備未雨之綢繆故僕爲兒童時卽嘗習兵家言今十五年矣輯一書名武備志雖其精微之言不能踰于古人然集古人之大成救一世之胥溺謂有微長今授之梓而力未能就也寄其序呈教可以獲我心矣天下皆知僕家三世爲文士以殘篇斷簡取當時之謬譽而不知其庭授塾習率在籍鈐今若抱晉遠竄俟河之清不特上負國恩石民四十集卷之九十一文部

居戮夫八閩者也江南北傳余山賊至十萬然海中實無此數合之內地貫串之人應不正此此舊京維揚吳下之晉禍也山東牢山有衆與有不逞之徒日夜垂涎新都新都閩郡鬼哭已其徵矣汝穎之間大饑此中必有起者天下可措足之地無如秦獨山海苟不守朝廷之上苟有意焉事猶可爲也而今無其人矣言之徒嗚石民四十集卷之九十一文部

咽耳一綢二續聊以識意不足云報

寄樊山王孟嘗書二壬申

孟嘗君王殿下元儀爲長安遊因歷塞上迂迴曲折涉人所嬾到故音問疎逖嗟嗟孟嘗今天下事尙忍言哉祖宗血戰數十年目不交臥不帖食不知味而今乃使聖子神孫驕奢暴虐事甚悉此荆楚之晉禍也閩之晉禍卽在袁伯老之徒昨訶辱及節鎮今揖拜于轅門異日卽

里山河付之一極劣不堪之小夷今黔蜀數千里又授之狂豎稚童矣。祖宗以詩書教此輩使之身名兩泰帝者不如亦何所負必欲禍之至此乎不肖頃爲言者所薦致屢屢嘲旨然鄙夫不可與事君僕聞之久矣青山有緣生無以對。今上死可以質。九廟差乎哀哉不肖慟世二十年而終不能挽毫末之天運蒼蒼不仁亦人之罪乎願大王自愛荆襄斬黃事在日夕石民四十集卷之九十一文部

收不世之功以報明天子是所望也儀僵臥孝陵下天下鼎沸恐過於隋季未能使我如河汾夫子讀經著子耳大王何以教之龔生正學宇宗之恂恂士也好爲大人遊至蘄州謁殿
下託爲書郵聊言其槩略如此

寄王鑑心都尉書一丁巳

西吳友弟茅元儀致書鑑心君侯道兄盟契往歲壬子霏雪射日儀與道兄握手作別又六

年往矣道兄發九鼎之言廻六龍之力身退名高光寵四溢吾道幸甚宗社幸甚元儀雖匹夫耳恨不得與黨人儀死且不朽儀世受國恩每欲俟一第之後決肝傾腦一報。嗣天子今三上書而不錄依然江東一布衣耳昨年又以老母偶病改事南雍至不及踐九達之塵一送道兄出國門使衣帶間襲香氣至不幸然酒態雖衰頂骨猶在終不肯奄奄作泉下人故于道兄石民四十集卷之九十二文部

三疏日夕諷誦之恨天下好事盡讓一人爲也無論銀海國本命脉攸係卽故相江陵人皆知其功孰肯張目而言者第綴葺野史收拾遺事以爲此老異日張本今有道兄之言弟數年苦心不虛矣今天下之事未敢淡言然循實核弊可計日以備不虞弟苟未死猶及見之幸君侯益潛養自重以需天眷國家之親臣磊磊者不數人報二百年之國恩光十二帝之眷

年吾非斯人誰與歸

與劉冲和誠意伯書

己未

是在君侯矣韜光故里甚善此聖恩不淺第
久欲向兄草堂乞十日醉今歲未能也先令門
入王生觀門一叩階墀王生雖武弁頗知翁胸
次間事故令來也馬上不能寄將小詩聊見所
懷惟順時珍重

與王鑑心都尉書二

辛酉

震來觥觥後笑言噬噬古今之時乎得敵或鼓
或罷今之執政乎大人之吉子之謂乎遯尾之
石民四十集 卷之九十一 文部

側聞君侯有封事言天下大計不知所言大計
如何愚竊度之今天下之大計不過兩者而已
一則京邊之兵供不足以戰須別練一師以救
緩急所謂緩急者非救遼瀋救廣寧之謂也以
今之勢俟兵之既練安得復有遼瀋廣寧哉特
以待勤王之詔過都城之馬足耳一則紀綱之
弛實繇於臺省臺省貪饕戀權驅大臣於喑聾
之地教小臣以唆剝之術以至大事已去而徒
歸咎於天聽之遠試問臺省之所欲爲有一事
不終爲者否其所終爲之事有一中窺者否卽
問三百萬之餉作何支銷非有不可問何臺省
無一語也卽問十二萬之書帖果否施受非有
不口言何楊鎬至今未逮也而今日之條陳尚
欲發內帑以招兵而委之臺省苟一事有利何
能爲之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唯曰欲至于萬